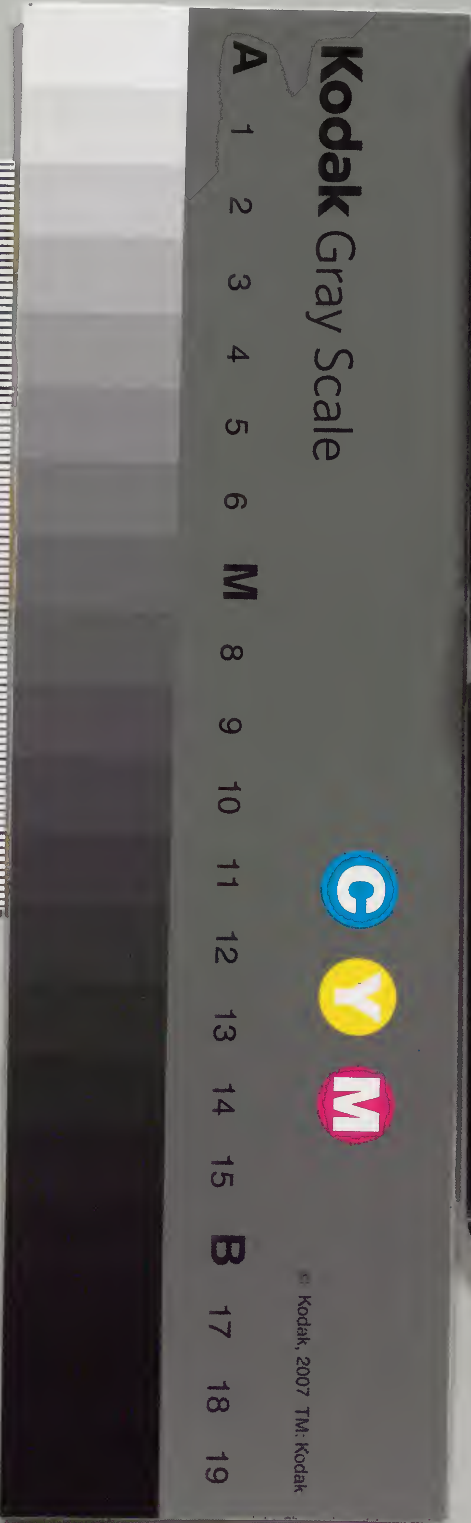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67
冊數	3 (2)
函號	298 154



近思錄卷之一

此卷論道

濂溪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此理者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

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
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
自考人物哉其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者固此
理也其為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
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
也自堯舜以來以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
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
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

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陰陽亦無始則人蓋
亦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
之端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
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所以成終而成
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
乎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本然
之靜矣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

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其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和者言

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情性言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焉故語心之德雖其摠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請試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亢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則

為受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
論天地之心者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
者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曰仁人心
也則四德之體用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
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止情之未發而
此體已見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
存之則衆善之原萬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
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
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克去己私復乎天理

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
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
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
餓者能不失乎此心者也又曰殺身成仁則
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
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盡然生物之心在人
則溫然愛人利物之性包四德而貫四端者
也或曰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
者非歟曰程子之所詞以愛之發而盡仁者

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或曰程
子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
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
而以心有知覺以釋仁之名矣然則皆非歟
曰彼謂物與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
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
覺者可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
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
程子所謂覺不可訓仁子尚安得復以此論

仁哉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身而應於事者也指其
生於形氣之私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
義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動而
難反故危而不安義理難明而易昧故微而
不顯唯能省察於二者公私之間以致其精
而不使有毫釐之雜持守於道心微妙之本
以致其一而不使有頃刻之離則其日用之
間思慮動作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厥

中矣

人只是一箇心人心是自身上發出來底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

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太極却是濂溪自作茲明易中大槩綱領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

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無中說有

易變易也蓋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已發未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

陽魂為神陰魄為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氣之未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

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伸其
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屈
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
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

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往
來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
鬼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冥息
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嘿是鬼

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成終猶元雖

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
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
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昭
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
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

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

盡已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夫子之一理渾然
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
各得其所也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

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盡已為忠道之體也推己為恕道之用也忠為怨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怨為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而無不備無不通

也

若天之自然無外又何已之盡有待於推以及物耶特以天道著人事取其理之屬字是者而分之耳亦曰本體之流行者在人則謂之忠由是而生物者在人則謂之怨耳

曾子忠怨是天子思忠怨尚是人在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

此者心之制事之宜

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玉焉其理亦猶是也

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同哉此

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

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其小則
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
降之衷絜民所秉之常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
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地自有之中
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
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
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
絕而不能同耳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

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
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
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
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
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
也

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
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
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

仁
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
父子之親以至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
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
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遜之節文皆道也循
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
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
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而
謂道者不假人為而自無不周雖鳥獸草木

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通貫乎全體然
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
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
豺獾之報本睢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偏又
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
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
也

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
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

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亦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夫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此

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遺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極而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

亨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元
塞無間歡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亨育矣此萬
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
極功也

不偏不倚之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
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
中之道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
不倚猶立而不迫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
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

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
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

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
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
自其著者而觀之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
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觀之則坤漠無
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
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
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

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
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
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未嘗
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
理已具是所以為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
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為無間也
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
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

常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
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

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
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
象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
又曰心為太極

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一箇對待底則兩
箇如日月水火之類皆是兩箇

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

便是對峙底

復有兩般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二者
自不相須要各看得分曉終日營營與物並
馳忽然有惻隱是非羞惡之心發起此善惡
之為陰陽也若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
此動靜為陰陽也伊川與濂溪說得亦不同
濂溪就歸處說伊川就動處說復濂溪之利
貞誠之復謂誠心復其不善之動也此就歸
處說伊川說元亨利貞則元為復此就動處

說二者各所指地頭不同其理只一

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
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
處為說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
陰陽一太極說得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
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
言之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源顯微在間
性情心同是一理然心却包著這性情在
裏面橫渠說心統性情者也看得精邵堯夫

六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邪邪身者心之區字物者身之舟車語極有理

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先生曰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者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

以理與氣雜而言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只如此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先生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樸未散尤易見爾

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心譬則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汎濫者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

緩有急則是才之不同

才出於氣氣清則才亦清氣濁則才亦濁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性是形而上者氣是
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
是那渣滓至於形又是渣滓至濁者也

敬之問盡心知性先生曰性是存心之實理
若不知得却盡箇甚又問知性知天曰性以
賦予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吾之
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皆

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

敬之問君子所性先生曰此是說生來承受
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四端着在心上
才有些子私意便剝斷那根便無生意

仁字須兼義禮智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
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
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
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收也冬則
生意之藏也

問四端集註以為端緒蔡文季通說端乃尾
如何曰以體用言之端亦可謂之尾以始終
言之端是始發處二說自不相礙

道字究大理字精密

人多說性方說心者未當先說心古人製字
亦只先製得一箇心字性與情皆從心

近思續錄卷之一





近思續錄卷之二

此卷論為學之要

張子西銘後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
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七百千萬而不能齊
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
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
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坤為母
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

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枯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幼勿為理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

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寢堂之旁有兩夾室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

教而必以戒謹恐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夫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又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釐縲以千里切宜審

之

先生論學者曰老蘇自言其初學為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它聖賢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起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積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未之易矣予謂老蘇

但為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為細事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今人學道依老蘇法以一三年為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及復讀之更就已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異矣

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

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之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立薄充塞於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自然條理分明光耀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嘿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

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
為六經而垂萬世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
豈非所自来而世亦莫之識也

顯諸仁藏諸用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
功業之本也

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所以為致
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伸之極也然乃
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内外交相養互相發
也

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會謂理之所聚而不
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礙處

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先天不遠謂意之
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
行之

學而為論語首篇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
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

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

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而忘憂以是
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夫
子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則見其全
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
者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
知下學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
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
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

知之之妙

天地之化往者過未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
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
故於此散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
髮之間斷也

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
功俱棄

學莫先於立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
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

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輕重之倫焉則亦未兼該内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障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詩本情性有邪有正其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是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

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得之

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

笑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

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慾牽引循環不窮矣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

可務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孰故曰仁在其中矣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

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厚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君子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

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

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
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
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象人不知此而
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
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
其所受之理也

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耳若於
旦晝之間不至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
平且去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

見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象理而應萬事者也
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
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
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
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
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
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學問之道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人既學而知且能矣而於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又以時反復而溫繹之則兩學者熟而中心悅懌也蓋人而

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能之事固若冥行而已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間斷無以成其習之功是其習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澁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時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皆有

以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諸人者是其中心
油然悅澤之味雖芻豢之甘於口亦不足喻
其美矣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象
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
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
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
也

學之大小固有不同其為道則一而已人之
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
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
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
之成功

以理而言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
以氣而言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
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坐人之
生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
能無美惡之殊况字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

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
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及覆深
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
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然而本明
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
其昏蔽之極而今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
空際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
教既已養之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之
道其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

即其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
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
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
明之之實也

中庸第一章者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
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
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
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
本然之善一篇之綱領也

中庸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

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

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而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

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身
擬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有蔽不以一
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以
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
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繆理義則日
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
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
不可不致知

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

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自善端發見之
偏而悉推致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
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
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也
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
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
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盡其端而可思思之謹
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
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

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
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
也

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
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着破便轉
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
時穿透克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
復禮便是此事
學者須是將身心做根柢

大凡為學最切要處在身心其次便是做事
此是切實緊切處

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敬之問思誠莫是明善否先生曰明善是格
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
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愈細密愈廣大愈謹
確愈高明

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
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人之

進德須是剛健不息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思索理義涵養本原

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先生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

敦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

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學須做自家底者便見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及己第則為雜文用其高者則為古文用皆做外面看

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多於義理却生於閑

事却孰今人為學多是為名不肯切已

為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是什麼骨肋

為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

立志要如飢渴之於飲食才悠悠便是志不

立

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約禮兩事博

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

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

無一息而不存

擇言是修辭篤志是立誠大率進德修業

祇是一事進德是就心上說修業是就事

上說知業是知識超邁禮卑是就切實

處行若不知高則識見淺陋若緩不切則

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

是法地

近思續錄卷之二

近思續錄卷之三

此卷論致知格物

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覩。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於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耳。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

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九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程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

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耳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又曰：誠固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昔嘗見有誤虎傷人者，象莫不聞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者，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為至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

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曰凡有一物必有一
理窮而至之兩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
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
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窮
理也又曰惟今日而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
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自一身
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而
箇覺處又曰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
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

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
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若一事上窮不得
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
人淺深譬言如千蹊萬徑皆可以入國但得一
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
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
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
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又曰如欲
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

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而後能
之又曰物我一理總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
之道也又曰致知之要在當知至善之所在
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又曰格物莫若
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十條者皆言格物
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功程也又曰
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
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
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又
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
亦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條者又言
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也
聖人設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
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
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
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
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

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必其表裡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宰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殊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象理之妙不知象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皆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

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
理之本使人知有象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
思辨之際以致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
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
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
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昔聞延平先生之
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
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
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

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
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

朱論謂孟子以養氣爲學以不動心爲始某
竊謂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爲始不動
心爲效蓋唯窮理爲能知言唯集義爲能養
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
任而不動心

謝上蔡說格物只是尋个是處甚好須是於
其一二分直尋到十分是處方可

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入德處全在致知
格物

格物只是就事上理會知至便是心透徹

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

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
理會窮理且令有切已工夫若只泛窮天下
萬物之理不務切已即遺書所謂游騎無歸
矣

知得深便信得篤

讀書是格物一事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
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

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
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
貫會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大疑則大進

無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
方是長進

文字大題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

解

韓退之云沉潛字訓義反覆字句讀讀書
須有沉潛反覆之功方得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其舊日看
文字專者異同處

觀書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理又到
着道理難又要寬着心又要緊着意不寬不足以見其
規模之大不緊不足以見其文理之密

格物正是學者始初下工夫處故格物者乃大
學之始

大學誠意是下工夫要切處

論語日夕玩味覺得消磨病痛變移氣質

論語首篇所記大抵皆欲學者略文華趁本
實敦篤躬行循序而進乃聖人教人之大工
夫

學詩則有以興起其性情之正學之所先
也

東萊先生曰看詩須是以情體之如看關雎
須識得正心經過便是私心如窈窕淑女寤
寐求之此樂也過之則為淫求之不得展轉
反側此哀也過之則為偏天生蒸民有物必
有則自有準則在人心不可過也
書者堯舜禹湯文武皋夔稷契伊尹周公之
精神心術盡寓于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
在夫何益欲求古人之心必先盡吾心然後
可以見古人之心

事上曾有一箇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教
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不見事

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
中庸工夫密規模大

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春秋然
此兩書皆未易者

由格物至脩身自淺以及深自齊家至平
天下自內以及外

格物是要覺開格得來是覺格不得是

夢誠意是善惡開誠得來是善誠不得是
惡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一節易如一節了
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為天下濶須
看如此點檢致知誠意乃生死路頭
孔子說話無不子細磨稜合縫盛水不
漏

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換死人相似必有箇
致命痕

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人散流

汗

學者讀夫二書於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講
焉而無不通矣義理之精且約也日誦焉而
無不識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
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其懋戒
之哉汲汲焉而無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敢
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為迂且淡也
毋惑於異端而躡之以為近且卑也聖人之
書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

者其始即此以為學其卒非離此以為道窮
理盡性脩身齊家推以及人內外一致蓋
取諸此而無兩不備亦修吾身而已矣
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或
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
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
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
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
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字前則不

敢求於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
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躡之
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
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取
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
反覆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領其浹洽可
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覆論辯雖若不可
涯者然其條理踈通語意明潔徐讀而
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

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
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
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
尔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
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
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意義者
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大抵徐行却立
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
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

讀書之法也

讀中庸者毋跋於高毋駭於奇毋沉潛字句
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謹恐懼字不覩
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斂歛真積
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
至焉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
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
之正而已

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柔漸漬
又有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
或邪或正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而
興起於善而自不能已也

讀尚書歷代世變難者不若求聖人之心如
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
如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
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着意解
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虺之誥太

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
洪範則須着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
略稍解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
則已不可解矣尚書初讀甚難似見與已不
相干後來熟讀見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是
切已

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
以曲禮為變禮者未全以為變亦不可蓋曲
者委曲之義故以曲禮為變然毋不敬安之

辭安民哉豈可以此三句為變禮只是禮各有經有變先儒以儀禮為經禮儀禮中亦自有變然所謂變禮者又自有經不可一律看也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其亦然

周官編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

周禮好看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

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之理

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只於本義不相合處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

說一理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近世如蘇子由呂居仁却看得平先生作資治通鑑綱目表歲以首年而因年

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使夫歲
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
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夫歲周於上而天
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既舉而
鑑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
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
問者史先生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
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上
蔡者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

太史公樂書說許多制度分寸極好此必有
古書可考

近思續錄卷之三

近思錄卷之四

此卷論存養

觀養說曰程子所謂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
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此持敬之
功貫通乎動靜之際也方其未發必有事焉
是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
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
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孰
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孰能察之故又曰學

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

先生與湖南諸生論中和書曰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乘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

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功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答蘇李朋反復論辨極其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人道莫若敬未有致知而在教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

為此也

二先生所論敬字該貫動靜方其無事而存
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事而酬酢不亂者
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
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舊見李
先生常教靜坐後來者得不然是一只箇敬
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
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
無時而不存

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
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者也

學問根本在日用持敬集義工夫所論敬字
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為難此亦常理看聖賢
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不為嘿然無為時
設頃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
道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子曰學莫先於
致知然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邵康節告章
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學頃刻可盡但須相

從林下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中豁然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為此也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

古人教人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升降袞袿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

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所不至者多矣

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兩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使

不直矣之云也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存是非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明道先生言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好只此是學因作書字銘

君子慎言語節飲食養德養身之功務

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

或問所謂敬者若何而用力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

至其門人謝內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此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未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不使其小有差忒

問張子謂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

至焉內外賓主之辨先生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然而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為賓雖有時而入於內而不能久也

問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曰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兩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故謂之誠

問思無邪毋不敬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意

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

伊川答或人問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是好

問周子一者無欲也比程子主一之謂敬如何曰無欲與敬一般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願以費力不如無欲瞥脫

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

道無兩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
為本

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無處不是道理
不可專要去靜處求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
便說得平坐如尸之如齋頭容直目容端足
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
處教人做工夫
主一兼動靜而言

或疑主一則滯先生曰所謂主一者何嘗滯
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
這却是滯於一隅

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

人心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
前字千百世之已往後字千萬世之未來皆
在目前爾人為利欲所昏所以不見此理
此心曠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便有
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底意思

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如文王之翼翼
小心小人心大則放肆心小則褊隘私吝
聖人之心曠然大公了無一物
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
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
虛心着物物來便知是與非
問未應事接物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

戒謹恐懼而已

把心不定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心才
係於物便是為其所動
持其志則氣自清明
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
問九容九思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裡
不是涵養更將甚物涵養
聖人之心如鑑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
面莫不順而應之此心元不曾有這物

人心惟定則明
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羣邪自
息

心肅則容莊

近思續錄卷之四

近思續錄卷之五

此卷論克己

或問克伐怨欲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
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
以復守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
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
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
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所以求仁之
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
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
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
矣

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
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
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
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駸而

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
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
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
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
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言矣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
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為心體之全得禮
則專主於敬而心之所以為規矩者也然人
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

以違於理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
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益無所不
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
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
有己之私欲而復於規矩之本然也則夫本
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己者
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
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
乎此則入手彼出乎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

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
為之其機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

哉

禮為心之規矩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
則視聽言動四者足以該之矣四者之間由
粗而精由小而大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
為者皆非禮也禮即天之理也非禮則己之
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則勿以
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理矣且非禮而

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不遺餘力矣

中庸之強非世俗之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知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手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

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必當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其間而不敢忽
然後可以銷磨去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
德之階今既無此矣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
為攝伏身心之助

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字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只是
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不遷怒不貳
過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却不是只學此二

件事顏淵學處專是非禮勿視聽言動處

問顏子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
意爾克己之私則樂矣

問克己之私有三樣性質之偏一也耳目鼻
口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私三也不知那箇
是夫子所指者先生曰三者都在裏面然着
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則耳目鼻口之欲
較多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
要克勝他大率克己工夫是自着力做底事

與他人殊不相干緊緊自閉門自就身上子
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與克去故曰為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此
進一步則彼退一步者是那箇勝得
動箴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兩句是緊要這
是生死路頭

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四勿工
夫先生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
用淨盡截斷了聖人教顏子克己發言如賊

來進步與之廝殺教仲弓以敬怒是教他堅
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顏子是近前一
刀兩斷仲弓是一面自守聖人教人因其資
之高下要之成德則一耳嘗記胡侍郎舉
說文云勿字勢似旗旗是揮止禁約之物勿
者欲人揮止禁約之私欲也

克己復禮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主敬行怒
是漸漸服藥磨銷了這病

此事上便有是有非是底是天理非底即是

人欲天理至公人欲是私是則擴而充之非則克而去之

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

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懲忿有摧高之象窒慾有塞水之象

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

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

問遇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到做處又却為人欲引去做了又却悔先生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須便與克下不得為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

人之氣稟有偏則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失之太柔須先克所氣稟偏處

近思錄卷之六

此卷論齊家

家人卦九五六二外內各得其正故為家人
利女貞者欲先乎內也內正則外無不正矣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非作威也反身自治
則人畏服之矣

著單之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資羨之詞然於
此可以見其已責而能勤已長而敬不弛於
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其德之厚

而人所難也

卷耳之詩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

周南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膠木鍾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言也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于桃夭兔首采芣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

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者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謬矣

鵲巢至未殯言夫人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修

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
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博
矣
雞鳴之詩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
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
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
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
恐晚故聞其似者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
不留於逸欲者何以能此

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有疾病常以
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
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
古者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
其為教

守身持守此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
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
孝矣

舜視天下之歸己猶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

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
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
在人而難也譬使至頑常欲殺舜至是而底
豫焉蓋舜至此有以順其親矣是以天下之
為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
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
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
所謂化焉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
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

家禮通禮第一祠堂深衣制度司馬溫公居家雜儀

○冠禮第二冠笄

昏禮第三議昏紉采紉幣親迎婦見舅姑廟

見壻見婦之父母

喪禮第四初終沐浴龍衣奠為位飯舍壺座魂

帛銘旌小斂大斂成服朝夕哭奠上食吊奠

聘聞喪奔喪治桑遷柩朝祖奠聘陳器祖奠

遣奠散引及墓下棺祠石土題木主反哭虞

祭卒哭祔小祥大祥禫

祭禮第五四時祭初祖先祖禩忌日墓祭

問公子荆善居室先生曰如今人不治家則
墻崩壁倒全不理會專去治家則汲汲於致
富惟公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久
皆曰為而已不以此累其心聖人所以美之
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為非義
者

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此是父子兄弟之法而

後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而周公上見
疑於君下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先生曰聖
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者它然然又
不格姦至於讐雙底豫便是它有以處那變
處

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何如先
生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者舜如何後來
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孝問不出家
而成教於國曰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

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衆
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

近思續錄卷之六

